

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 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

——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

孟宪实

[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一批西域文书，据信来自和田，年代为唐代，其中汉文文书有300多件，并有武则天时期的文书。这批文书多为于阗镇守军的文件，既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军政体制及其变化，也有利于了解镇守军与于阗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人大文书；唐代；西域；于阗镇守军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获赠一批西域文书（以下简称“人大文书”），有汉文、于阗文、粟特文、古藏文等多种。这批汉文文书大约有300多件^①，不仅是世界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的，而且还包括二十件有纪年标志的文书，其中最早的纪年是武则天时代，早于此前最早的玄宗开元时代。另外，安史之乱以后有关西域的资料传世记载甚少，而人大文书却集中在这个时期，尤其文书还涉及有关于于阗镇守军资料，因而这批文书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人大文书的价值非一篇小文可历数清楚，本文试作探讨，求证于方家。

一、唐代于阗的历史与资料

（一）唐代于阗的概况

和田位于昆仑山下的和田绿洲，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从昆仑山流下，汇合成为和田河，向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克苏绿洲相接。和田古称于阗，汉代归属中原，接受西域都护府管辖。唐代继承汉代传统，在龟兹（今新疆库车）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包括于阗在内的广袤西域地区。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于阗进入中原的记载系统，而从《汉书·西域传》开始，关于中原史书于阗的系统历史记录代代不绝。

在唐代，于阗历史大约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贞观时期，于阗与中原初步恢复臣属关系；唐高宗时期，唐朝建立了以安西都护府为核心的“四镇”体系，即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有时是焉耆）等“四镇”，完成西域的镇戍体系建设，这是“四镇”前期；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著

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mengabc@139.com。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当然，不当之处还是作者的责任，无可推卸。

① 2010年5月，在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整理研读小组，当时叫做“西域出土文书读书班”。整理小组每周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工作，释读了绝大多数汉文文书并做出录文，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新的整理还在进行中。

名将军王孝杰收复四镇，武则天朝廷决定驻军西域，三万汉兵进驻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这是“四镇”的后期。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军镇化获得发展，西域的稳定局面有了重要保障。然而，安史之乱发生后，西域的军事力量部分进入中原勤王，军事实力减弱。吐蕃进占河西，切断西域与中央的联系，来自中央制度化物资供应中断。西域军队需要就地取材，保障供应，与于阗等地方联系空前加强，军地体制性融合发展，以应对环境的巨大变化。唐朝在于阗的历史随着四镇的陷蕃而结束，时间大约是贞元十九年（803年）。^①

（二）于阗汉文文书在世界

就于阗史研究而言，新的汉文文书立功甚巨。和田地区发现的汉文出土文献，与于阗文出土地点是一致的，现在多收藏于西方。就时间而言，汉文文书主要分布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于阗陷蕃之前，涉及唐代的年号主要是代宗大历、德宗的建中和贞元。文书的具体形态，有唐代的告身、机构和官员的牒状、民间契约和寺院入破历（收支账目）等。斯文赫定带走的尚未完全公布，而斯坦因带走的文书，现已出版。^②尤其是沙知、吴芳思编著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书名虽然写为“第三次”，实际上囊括了斯坦因前两次所获，并且包含了更早的霍恩雷搜集品，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③此外，后来出现的汉文文书，比如俄藏敦煌文献，有二十件文书源自于阗。^④吐鲁番博物馆也藏有三件汉文文书。^⑤敦煌出土的于阗汉文资料，主要是吐蕃占领之后的史料，从中原的时间看，多属于五代时期。

古文书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证据，在研究事业中担当重要使命。我们相信，这批新的人大文书将极大促进西域和于阗历史文化的研究。

（三）于阗汉文纪年文书

纪年文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张广达和荣新江是研究唐代于阗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在多篇文章中归纳总结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尤其是有纪年文书的总体状况。在1988年刊出的《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对16件有纪年的汉文文书进行了列表统计，其中最早的一件是开元十八年（730年），最晚一件是贞元年间。^⑥十年后，两位学者在《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一文中再次对34件纪年文书进行了统计，其中最早的一件为开元九年（721年），最晚的一件为贞元十四年（798年）。^⑦《俄藏敦煌文献》出版之后，他们再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对纪年文书列表，再有11件文书入表。^⑧至此，和田出土有纪年的汉文文书共计45件。

① 陷蕃，唐代历史概念，指的是被吐蕃势力攻陷。参见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240-2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②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489-49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2册，324-32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沙知先生对此书的录文有所增补，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一文，载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③ 参见荣新江：《和田出土文献刊布与研究的新进展》，载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④⑧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原载季羨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267-2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⑤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59-361页，中华书局，2008。

⑥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原载《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48-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⑦ 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后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240-2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人大藏的这批汉文文书主要集中在“四镇”后期和后安史之乱两个时期。这批人大文书之中有20件有纪年的汉文文书。有的文书所标时间早于以往，但标识时间最晚的文书依然在以往文书的时间范围内（参见下表）。

表 人大藏唐代于阗汉文纪年文书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文书内容	编号
1	武周延载二年（695年）腊月	事目历	GXW0106
2	唐开元四年（716年）七月十二日	典任季峰牒	GXW0084
3	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八月十八日	某折冲府牒	GXW0073
4	唐天宝九载（750年）	粮帐 ^①	GXW0072
5	唐天宝十二载（753年）	皂黎等户点检簿	GXW0065
6	唐大历三年（768年）九月	杰谢游宦官赵阿玉牒为巡探不济事	GXW0063
7	唐大历十年（775年）四月	兵曹典成公解牒	GXW0171:1
8	唐大历十年（775年）九月	残文书	GXW0143
9	唐大历十三年（778年）三月	吴楚林牒为患疾除役事	GXW0170
10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九月廿六日	白大莫买油麻契	GXW0178
11	唐大历十六年（781年）	买驼契	GXW0070
12	唐大历十六年（781年）	残文书	GXW0016
13	唐建中三年（782年）	杰谢镇状稿为当镇应管仓粮破用等事	GXW0166:1
14	唐建中三年（782年）七月一日	贷便粮帐	GXW0015
15	唐建中三年（782年）	杰谢镇大碛外百姓所欠历十五、十六年税粮及破除粮帐	GXW0166:2
16	唐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	镇官右骁卫将军曹逸状	GXW0101
17	唐建中四年（783年）正月	欠粮帐	GXW0100
18	唐建中四年（783年）	刘希进等名籍	GXW0007
19	唐建中四年（783年）	粮帐	GXW0100
20	贞元五年（789年）三月十八日	贷钱契约	GXW2039

具体而言，这批汉文文书之中有三件文书明确是由武周新字书写，而此前最早的是开元九年文书。《武周某年事目历》（GXW0106）是一件双层叠加的文书，在第二层文字中，认出“延载二年腊月”字样。文书中涉及“坎城”等地名，是于阗常见的地名。延载二年是公元695年，而692年是长寿元年，即四镇进驻汉兵开始的年份。^②这是至今为止和田地区最早的唐代汉文文书，打破了此前的记录。另外，人大文书中有唐开元四年（716年）七月十二日典任季峰撰写的一份牒文（GXW0084），也是较早而明确纪年的唐代官文书。

二、人大汉文文书之于阗镇守军

人大文书中有大量资料与于阗镇守军相关，这些资料不仅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军政体制情况，而且也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镇守军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比如涉及粮帐、请假报告、健儿制度等内容。

（一）军事

《新唐书》曾记载：“自拨换南而东，经崑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

^① 帐，文书中作“帳”，今多用“账”字。

^② 人大文书的若干学术价值，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载吕绍理、周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43-55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

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阆镇城。”^①那么，从拨换（今新疆阿克苏）到于阆这条道路，是由谁负责管理呢？此前，根据德藏《唐于阆诸馆人马给粮历》，得知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被称作“神山已北四馆”^②。人大所藏文书，不仅有谋常馆名号，还有崑岗馆。

《唐谋常、崑岗等馆用粮帐》（GXW0217）

（前缺）

- 1 廿五 日 □□ □ [
- 2 一人路粮麵五升 [
- 3 谋常馆润十月五日 崑 [
- 4 同日崑岗 请都 [
- 5 三斗 十六日都 [
- 6 十七日都 [

（后缺）

根据《新唐书》，我们知道崑岗是从拨换出发后的第一馆，但从于阆的角度看，便是最后最远的一个馆。如此推知，从于阆出发，经过神山馆、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到崑岗馆，这是一个从南到北的顺序。这个顺序与方位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能够确定这些馆的相互空间关系，还可获知于阆镇守军的防御范围之广。此外，由文书解释《新唐书》的记载，或者是《新唐书》对于馆驿采取了选择性的记载，或者是所据资料时间有差异，这些都对于理解传世史书提供了新视角，值得特别重视。

这批文书多与军政相关，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四镇驻军。军政事务众多，从军事布防，巡逻放哨，到武器发放检点，军粮供应、马匹马料等，事无巨细，应有尽有。于阆镇守军的主要对手是吐蕃，所以平时如何加强防范就是十分日常的工作。《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GXW0171，参见附录图1）就是这样一件文书：

- 1 兵曹
- 2 当界诸贼路堡铺等
- 3 牒奉处分：访闻焉耆贼军未解，吐蕃多情，虑
- 4 有曜兵密来此界 劫掠。事须散牒所由，切加提
- 5 撕，以备不虞。谨以牒 陈，谨牒。
- 6 大历十年四月 日典成公解牒
- 7 十三 日 王 行 [

（后缺）

兵曹通知“当界诸贼路堡铺”，要加强防范焉耆方向的吐蕃，以备不虞。这里说到“吐蕃多情”，“多情”并非褒义词，相当于狡猾之类。凡是能够通行的道路，即“诸贼路”，于阆镇守军都已经设置了堡、铺等预警和防范的军事机构；相应的，所有这些机构的责任范围便是“当界”。吐蕃在于阆的东南，但在安史之乱后占据了河西走廊。因此，于阆的军事防备方向往往是北方，而春天是防范吐蕃的重要季节，因为这个时期的进犯比较多。

^①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1150页，中华书局，1975。这里的《新唐书》，是引证贾耽《皇华四达记》的内容。

^② 参见荣新江：《于阆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载《西域研究》，1992（3）。

(二) 健儿

防范来犯，就是布置人力。有这样一件残文书，我们称之为《大历十三年三月健儿吴楚林牒为患疾除役事》(GXW0170，参见附录图2)，内容如下：

- 1 牒：楚林先去大历十一年四月内，卒染时患，复得
- 2 半身不随，患腰胯，经今二年已上，未能痊损。
- 3 比年已来，常雇人代役，今老患，诳食粮赐。
- 4 伏望量为申上，贫健儿庶存活路。请处分。谨牒。
- 5 大历十三年三月 日健儿吴楚林牒
- 6 患已日深，驱使不得。
- 7 今既召得替，申上
- 8 从□□ [

(后缺)

这是吴楚林的一份请假报告，因为患病两年，“半身不随”“患腰胯”，无法完成任务，请求上级允许由别人替代。牒是一种文书形式，其中“老患”“贫健儿”等都是自称。第6行以下字迹是官员批示，因为确实无法驱使，只好向上级报告，同意吴楚林的申请。吴楚林为什么会提出免役申请？原来是上级安排他到蒯城值班，另外一件文书透露了这一点。

《唐李玕牒为追吴楚林等当蒯城事》(GXW0066)

(前缺)

- 1] 李湊
- 2] 李玕牒
- 3] □吴楚林 辅光朝
- 4] 人当蒯城事
- 5] 帖追至今未
- 6] 领送

(后缺)

李玕的牒，时间已经残缺，4行与5行之间有印迹。通过“吴楚林、辅光朝”“当蒯城事”“帖追至今未”等内容可知，此事是先有上级调派，才有吴楚林请假事。联系两件文书，可相互启发。李玕牒的时间肯定在吴楚林牒之前。唐朝府兵制度之后，实行募兵制度，健儿更接近职业兵。驻扎在边疆地区的唐朝健儿，吴楚林牒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老患”健儿的艰难困苦，这件文书给出了具体的证明。

(三) 社会

健儿制度，不仅士兵驻扎在当地，相应地唐朝鼓励至少允许随军家属的存在，相关文书也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

《女妇阿高牒兵马使为得衣粮事事》(GXW0086)

(前缺)

- 1] □□ [
- 2] □更□ [
- 3] 兵马使 [

- 4] 放却□ [
- 5] 兵马 [] □格每欺被□
- 6] □存之 [
- 7] 放亦不收□不得其□□ 兵马使保状，就阿高郎即
- 8] □家产。如不放，即合得衣粮养活。伏望 兵马使详察之
- 9] 日女妇阿高牒
- (后缺)

文书严重残损，但内容依然可以读出。这是一名士兵家属阿高写给兵马使的文书“牒”，牒中称她的丈夫为“阿高郎”。放，应该是放免之意。家产放免，应该是家产税收放免。阿高要兵马使放免她的家产税收，如果不能放免，就需要军队提供“衣粮养活”。驻扎在于阗的唐朝军队，有家属随军，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有家属存在，驻军的社会性自然增强，相应的管理问题也如影随至。至于家产与衣粮等问题，涉及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军队的衣粮，在军镇时期是由政府提供的，而且在安史之乱前，来自中央的军资供应占比巨大。在安史之乱后，军队的衣粮如何解决，这件残牒提供了若干线索，值得深入研究。^①

汉语文书，不仅涉及汉人，也涉及于阗当地人。编号GXW0065文书是一件与户籍统计有关的文书。在文书的第四行，盖有两方红色官印，证明属于官方文书。涉及三户人家，只有男性进入统计，文书如下：

- 1 户皂黎，载肆拾柒岁。定验 [
- 2 男嵯悉莽，载拾陆岁。验拾□
- 3 弟鼠泥，载叁拾柒岁。定子漪
- 4 户勃略师，载陆拾壹岁。定子漪
- 5 户嵯舒，载肆拾岁。天十二□ [

名字前有身份标志，“户”，表示户主；男，是户主的儿子；弟，是户主的弟弟。然后写年龄。定验等字，每行的最后部分是别笔大字，应该是核检人员的签名确认内容。最后一行“天十二□”是双行小字的注释，理解为天宝十二载（753年），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行小字，似乎专门针对嵯舒一人的，并非对所有四人。天宝十二载，是嵯舒的什么时间呢？不该是出生时间，因为其他人没有这项内容。^②另外，已经写明年龄，从统计的视角看，统计时间一定存在，只不过残损了，我们无法看到。很可能，嵯舒的户口是天宝十二载开始申报的。“载”是“年”的含义，此文书中，明确是以载代年。唐代如此使用“载”，从天宝三载开始，到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二月改元止^③，即从天宝到至德二年期间。

文书中的人名，都是于阗当地人，作为毗沙都督府有汉文统计的当地户口，这是值得重视的史料。《新唐书》记载唐代羁縻府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④，户籍资料，多数是不用上交户部的，但到底哪些州府的户籍资料不用上交中央政府的户部，并不清楚。关于羁縻州府，《新唐书》有的标明“以上有版”“以上无版”，但标示并不全。安西四镇属于羁縻府，是否需要上交户籍资料呢？敦煌出土天宝初年的《天宝十道录》^⑤，记载安西都护府，“无县，管蕃府四”，龟兹都督府，

① 参见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载《西域研究》，2014（1）。

② 刘子凡前文引用这件文书，使用的是整理小组当时的判断，认为“天十二”是嵯舒的出生年份。

③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〇“肃宗乾元元年”，7052页，中华书局，1956。

④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1119页，中华书局，1975。

⑤ 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载唐晓峰等主编：《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

“户四千九百七十四”“于阗毗沙府，户四千四百八十七”“焉耆府，户一千一百六十七”“疏勒府，户一千八百六十”^①。这表明，蕃府是上报户口资料的。《新唐书》记载，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具体情况，十分笼统。安西四镇有驻军，这是与其他羁縻府州最大的区别，所以出现户籍人口统计数字，可以证明四镇的特殊性。现在，有了新的相关文书，可以引导我们的研究继续深入。

(四) 制度

这批汉文文书以后安史之乱时期为多，其中最能说明这个时期于阗军政体制变化的，是下面这件文书：《（毗）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GXW0098，参见附录图3）

（前缺）

1] 今月八日□□ [

2] 同马□□有限，路远未申 [

3] 谨因使次，谨奉状□□谨 [

4] 沙府长史节度副使骠骑大将军殿中监尉迟宁状上

（余白）

“长史”之前是“沙府”二字，所缺当为“毗沙”的“毗”字，毗沙府，即毗沙都督府的简称，这是羁縻体制下于阗王府的另一个称谓。都督是长官，由于阗王担任，长史是副长官。尉迟宁同时担任“节度副使”，这只能是四镇节度副使的简称。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肃宗乾元三年（760年），“以于阗王尉迟胜弟守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太仆员外卿，仍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以胜至德初领兵赴国难，因坚请留宿卫，故有是命”^②。于阗王尉迟胜赴中原勤王，不在王位，他弟弟“权知本国事”，已经拥有“同四镇节度副使”之职衔。至尉迟宁，已经没有“同”字，变成正式的节度副使。尉迟宁，不是都督，可见不是于阗国王。长史，是都督府副长官，他应该就是于阗太子。可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于阗与四镇节度使的关系便有了体制性融合发展，毗沙都督府长史担任四镇节度副使，更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御敌。

通过上述人大藏汉文文书的介绍，我们可更深入地了解唐朝对西域的治理。有关于阗镇守军与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体证据，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难得的材料。我们相信，随着对这些文书的深入研究，唐代于阗的历史正在我们面前次第展开，这必将推动学术进步，值得期待。

Academic Val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Renmin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riting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Centering on the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Garrison Troops

MENG Xiansh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nmin University Museum received a batch of Khotanese manuscripts in 2010. These manuscripts are allegedly dated to the Tang Dynasty, including more than 300 pieces in Chi-

^① 吴震先生名《天宝十道录》为“郡县公廨本钱簿”，属于早期的认识。参见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原载《文史》第13、14辑，1982，后收入吴震：《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4-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②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四四《于阗传》，5306页，中华书局，1975。

nese, some of which were probably produced during the reign of Wu Zetian. Many of the documents are related to garrison troops, which not only help understan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changes of the time, but also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rrison troops and local people.

Key words: Documents in the Renmin University collection; Tang Dynasty; Western Regions; Garrison Troop

(责任编辑 张 静)

附录:



图 1 GXW0171



图 2 GXW0170



图 3 GXW0098